

漢書門

五 〇 冊	五 架	一 函	五 七 一 號	類
-------------	--------	--------	------------------	---

内閣文庫

三 九 函	五 七 一 冊	漢 書
-------------	------------------	--------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28)
函號	279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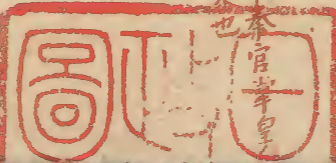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教



部省

隆按寶田灌三傳並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篇雖分五卷實合總以結實空相頌一節為綱領兼坤曰太史公三人為一傳而班固則益之以薛長孺為四人傳語甚串

隆按田寶灌三人矜執而為酒狂者也韓長孺傳梁王議伐匈奴謙言持國是非三人儔者也

隆按太后亦歎與上太后田此憎嬰句相應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二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寶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古師

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眉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

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

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

薄之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

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召入見固讓謝稱

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

漢書卷五十二

王楙曰自嬰守榮陽至南山下一段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漢書二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又史記三用孝景字漢書盡去之文不滿百字而漢書刪去三十餘字不嫌于簡此減字法也隆按曰嬰薄其官曰種病不足任曰謝病屏居是景帝所謂沾沾自喜多易也

隆按史記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此去不字增者字於文更順

隆按蚡傳首次嬰方盛蚡侍酒嬰而一段為下傳起嬰張本又按史記子姪漢書作子姪於義雖通終是誤字隆按欲以傾諸將相是一篇柱干此

可以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樂

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士過輒令財取為用。

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

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

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

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

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

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

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

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祇加慰

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對怨怒也。祇，音直類。反有，如兩

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

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

者，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

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言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

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

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

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

言末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

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

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者也。晉灼曰：秦藝文志子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

將相，是一篇柱干此。

相師古曰傾謂踰上所填撫多蚡如淳白賓客計策多薦名

士名士得進為會丞相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

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

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

風上於是迺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爭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公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

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

令其嫉惡人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

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

轉轉轂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

除關禁也索隱謂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太平

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駁道家言是

以竇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

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

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士吏趨

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

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

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

蚡師古曰郡及諸侯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

尊古曰生貴謂自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即

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蚡以肺附為相

隆按毀日至竇太后應前今以毀去

隆按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歸蚡與上傾諸將相句相顧

隆按所言皆聽
應前事多效

李德裕曰帝王
與群臣言不在
援引古今以飾
雄辯惟在簡而
當理如田蚡請
考工地益宅武
帝曰何不遂取
武庫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姦臣
奪心邪人破膽
矣

隆按並疏不用
與諸公稍自引
而急驚一與

蚡相反應
又按厚遇夫句
伏後救夫案且
聯屬下傳

隆按常當作嘗
字疑誤

隆按漢字當作
軍字此時天下
一統何須以漢
字別之

王整曰馮夫孝
勇處精神百倍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者也非痛折節
下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太材也

以禮屈之天下不肅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

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師古曰九言除者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

庫是後迺退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

退也乃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田園極

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貴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鐘鼓立曲旃也蘇林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借

古曰蘇說也是也許慎云旃旗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

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而嬰失寶太后益

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急驚唯灌夫獨否故嬰

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也師古曰進薦也至一千石故蒙灌氏姓

為灌孟師古曰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

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也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

與父俱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志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

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

頭以報父仇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

士所善願從數十人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

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

也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

隆按夫已潛于死矣而請復往者孝勇憤激使然非不知量敵也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

隆按自長樂衛尉至以此多之為一段叙夫性氣伏後盼盛毀爭案

隆按自夫不好文學在灌氏族為一段叙夫豪俠伏後盼盛毀夫案

隆按自夫家居至相知之晚為一段叙兩人相結伏後相較案又按賓客益衰與上食客日數十百人相反應又按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暗與前傳籍福所言善人譽君惡人亦且毀君一段相應
茅坤曰父深者必伏

丁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也創少瘳也師古曰瘳差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也創少瘳也師古曰瘳差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
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吳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勁彊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大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霍光飲輕重不得也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
夫醉搏南師古曰搏以手擊之南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入劉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鈞尊也左

也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下輩下等之人也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師古曰謂人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太猾家累數千萬師古曰或入九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橫穎川穎川兒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也族夫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師古曰排根生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入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為音于偽反

隆按此段三用服字三用具字四用往字兩用六字歷歷照應極力摹寫

史不宜作直往

隆按始而不憚已而益怒至是語侵之蚡雖極驩而去然心恨之此禍所由起也

隆按三怒字相應

元光

茅坤曰載悉詳次如畫所以摹

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酒肯幸臨况魏其侯師古曰夫安敢以服為解辭師古曰解謂言分請語魏其具辦真酒食將軍曰日蚤臨蚡許諾天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掃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廼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謂移就其坐之舞詒相勸也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

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曰師古曰謾猶詐也詐為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入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元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三宿爰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宿爰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吳贊公卷之二 灌夫

寫兩相睚眦之始末

刈放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

隆按無所發怒與上文夫怒相顧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坐在席上

古曰如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

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上畢如

貴人也請盡此觴強笑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師

盡也師古曰附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

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程不識不直下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咭囁

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今眾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

人言既毀程令廣何地師古曰如說近夫曰今日斬頭

何知程李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謂生上之

起更衣凡夕坐者皆稍稍去嬰去戲夫師古曰

以戲為磨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

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

項令謝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

而令拘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

日召宗室有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劾灌夫罵

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數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

保遂其前事師古曰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弃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

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蚡吏皆為耳目

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諸灌氏皆下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

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師古

逆音悟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

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

隆按夫以擊不
得言蚡陰事矣
嬰辨東朝廷何
以不遂指言之
觀與日帝聞雅
尚事而不及
族武安為恨則
嬰之不言是失
計也不然豈其
為救天地故不
欲盡言耶

呂祖謙曰解人
之怨須是委曲
順其意說彼不
是然後徐以言
語解之其怨方
息若他人正說
彼不是我却以
為是是激之也
田蚡正怒灌夫
而寶嬰乃言夫
名冠三軍宣帝
正怒蓋寶嬰而
鄭昌乃言猛獸
在山藜藿不採
故二人卒不免
死
隆按觀朝論是
非而當時人品
優劣亦因以見

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入家立召入具告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辭
乏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嬰東朝盛推夫
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
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所慶徧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
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面心諷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占
野視天古三光也畫地知分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
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
師古曰瓚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不測之兵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身被數十創名
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
累巨萬橫恣傾川較音交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較
較音交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
日披音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及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
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小之貌張
效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小之貌張轅下駒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
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吾并斬若屬矣即
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果藉蹈也令我
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且帝寧能為石

漢書卷五十五

隆按叙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
而不載其是與
否何也

葛坤曰建言不
傳大略當陽為
分別而陰助紛
者

隆按此下三毀
字應上盛毀句

隆按紛之於嬰
也始以藉福之
計議而撥之今
以安國之計議
而撥之而惜乎
嬰之幸墮其計

而不覺也其
沾沾自喜多易
而然歟

茅坤曰予竊按
嬰宜敢矯詔哉
此必大行時喪
重亟不及諫之
尚書而後下者

隆按始曰欲死
既曰不死後竟
以飛語死大臣
死非細故也
展轉若此傷哉
王維禎曰史家
記此特為擅權
殺人者戒爾

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在即

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象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

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紛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

兩人紛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

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師古曰

曰秃翁言嬰無官位服綬也首鼠鼠前也却也張晏

曰嬰年者又嗜酒頭秃言當其治一秃翁也師古曰

服說安國良久謂紛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

是也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

也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

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齒舌自殺師古

塞也齒齧也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

言何其無大體也紛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

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丁所是灌夫頗

不讎晉灼曰劾繫都司空官也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孝

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

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

無此大行詔書獨滅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弃市鄭氏曰矯詔五年十

日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

欲死師古曰瘵風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

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紛為作飛語

無根而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

遇赦春紛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曰

陰按上文夫持
蚡受淮南金一
節竟以繫不得
告故復為榻之
于尾蓋雖不得
發其事于生前
而猶得暴其罪
于死後此史氏
微意也
又按蚡以酒故
殺實難當時無
成案而傳終云
云一言蔽之矣
陰按安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中間增入議
擊胡應否教段

所出稱趣入
天子伏後安國
又按案責王所
為伏後安國所
言貴望梁王案

報

此
此
此

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諱古呼字若謂帝為諱
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
共守管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
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大尉迎安霸上謂安
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太
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喜厚遺
不得立當誰立也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
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
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
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
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
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

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
而泣曰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
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
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唯梁最親為限難梁
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猶言中國也而諸侯
擾亂宣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
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
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
見者大故出稱趣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
儀而今云出稱趣入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鄙小縣
言警者互舉之耳師古曰媯音折媯之媯鄧展曰媯
服虔曰媯夸姓也晉灼曰媯音折媯之媯鄧展曰媯
好也自以車服之好驥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
音是也鄙小縣言區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
在外鄙之小縣也馬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

黃書卷五十五 韓安國

隆按顯結於漢
應上名由此顯
作結語
劉奉世曰蒙字
當屬下句

隆按笑曰下史
記有可滿矣三
字應前即滿之
句此冷語不可
去

劉奉世曰刺漢
謀臣在漢已立
太子之後此云
求為太子恐大
臣不聽故刺之
與諸傳不同當
是此傳誤

倪思曰此但詔引用
切然不可引

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恤也長公
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
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
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
安國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
蒙師古曰蒙梁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
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居無幾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
云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
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
本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
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

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
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
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
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
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
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
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
不孫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
自殺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

茅坤曰安國之爭刺骨矣故梁王悟而其事釋

王蓋曰以下次兩相辨擊歷歷如指掌
隆披安國反覆辨當和親總歸在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二句

茅坤曰以下史記所無而漢書却增入核與安國兩議絕佳惜也武帝已耳入番登之言而其心于與兵也
王蓋曰固願效之即上文議舉兵擊之計也

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今不可必保也
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戌犯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主薨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聞東越相攻遣安國太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太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

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和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轟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

北有彊胡，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

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

登也，登其城，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也。然匈奴

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也。臣

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

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文嘗壹擁天下之

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馮縣。然終無尺寸之

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

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

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

堅執，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

卒傷死，中國樽車相望師古曰：樽，小指也。從軍死者

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

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古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

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場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隆按且自三代
二句水前自上
古弗屬句變來
以為遠方二句
本前得其地二
句變來匈奴輕
疾以下本前費
戎馬足四句變
來

古

凌約言曰忠臣謀國往往舉秦為戒恢乃揄揚之而欲帝取法焉誤矣

隆按可以威服與上文以不恐之故句相顧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隆按安國此二辨亦只初辨意

隆按難以為功意前傷天下之功與無尺寸之功句

隆按未見深入之利與前千里爭利句相應又按恢此一辨亦只初辨意

茅坤曰此一篇透入武帝心

反畜牧為業，張弓射獵，以解日，逐獸隨草，居

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

事，其執不相權也。重師古曰輕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

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

四。師古曰：辟，讀曰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

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榆，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陲，然後敢牧馬。夫匈奴

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

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

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支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物自月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故接兵覆

衆，伐國隨城。師古曰：覆，敗也。隨，與也。言兵與敵接，則

目反墮音，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也。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終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只，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只，美惡皆見。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陰按誘而致之
是即可誘以利
致之之說
又按論擊之便
與不便凡六段
此攻擊辨難之
體

泉勇也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士陰
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
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
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
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
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當是
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窟谷中衛尉
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
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
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
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
資總曰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
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
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
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十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
廷尉當恢迺撓當斬服虔曰迺音企應劭曰迺曲行
林曰迺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迺留畏懦者要斬師
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迺又
佐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
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
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

漢書卷五十五

隆按子結恢案

呂祖謙曰後之貪者其嫉廉潔如仇况能舉之乎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者亦不如古人也隆按史記壹遂臧固到他謂三人姓名漢書敗卸他為至它是

茅坤曰帝欲相安國安國以鹽車蹇卒不得相可見升沉由命君相造乎哉

徐中行曰韓長孺國器也以蹇不得拜相李廣名將也以數奇不得封侯二傳一律

王維楨曰衛青等有功即上文所云破龍城也

隆按壹遂一段史記贊語而班氏遺八于此了結前案

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廼自殺安國為人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取舍言可取則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然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壹遂臧固至宅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為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師古曰慎重蹇天子尊引

而情重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疾數月瘡復為中

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仰作時師古曰安

但治田也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

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

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

也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壹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

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贊曰嘗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

馳入吳軍欲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太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二術而不遜蚡負貴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擊而顛墜擊極也陵夷以

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核為兵首而受其然豈命也師古曰一以自已為之非由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二終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三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

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烏易反程姬生

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師古曰論法云膠西于王端

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

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師古曰務得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

實每求真是也師古曰真正加金帛賜以奏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

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

招

隆按先總叙十
三王所由生一
段為綱後又逐
段分叙與尚五
王傳同例

黃帝曰景十三
王惟河間王最
賢其蓋甚正離
當時士大夫亦
鮮及之餘亦
心自減大率
之封建非特城
邑過制亦失雖
有周親不如仁
人之意故適足
以禍之耳

司馬光曰漢初
拔善之律尚存
父雖除之亦未
尊錄則我先王
之道雖廢其不
息者無幾矣惟
獻下專以聖人
法度遺落為愛
聚廢補缺校實
取正得周官左
氏春秋毛氏詩
而立之三者不
出六藝不明經
微獻王六藝其
遂墮乎故其功
烈至今頌之
茅坤曰河間獻
王之好書有功
于六藝者嘗
謂六藝至秦一
大厄及河間獻
王則又一解也

王不圖王作圖

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

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

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

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

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

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

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及詔策所問三十

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

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

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

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論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

通也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園王堪

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十七年薨子孝王

慶嗣四十二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

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

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

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一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

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出元元使人殺留貴毋有司奏

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漢中房陵古師

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嘗擊

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

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

庫官兵之所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

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

漢書卷五十三

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
恭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
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塲地為宮師古曰塲音人緣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進行之祭因饗
遊而死於道故後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又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到都
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薄王恐自殺葬監田燕數

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
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其後反破
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

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新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
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遊師古曰晚節猶三

猶言貪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
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

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
邵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邵音魚縣名也屬土莽時絕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
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
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以
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人漢邊非上書願擊

茅坤曰侵廟塲地均之為罪于其先中屠嘉之發而奏也而不為法坐於臨江王則景帝以都之薄責也而勤其自殺史稱文景之治幾致刑指映矣

邵嘗曰魯之郊掃非礼也天子

旌旌委實至於江都哉非之驕奢則漢有以起之也富是時請擊何叔而上或許之有功何以加賞有罪何以加罰雖然不許誠是也焉若謹之姑乎唐順之曰叙得極煩碎

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于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也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七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音泥淖師古曰蘇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說音音女幾反建事行錢使男子蔡恬上書蘇林曰蔡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弃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魯恭王同母之弟遣徵臣書曰

唐順之曰作見乍沒句極其形容

國中口語籍籍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謂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片之師古謂退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讀為波雷波波名其天大風建使即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師古曰擊立擊鼓師古曰入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師古曰鈇者錫之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

唐順之曰叙得極煩碎

據引也

隆按專為漢廣
一句括盡上文

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
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疆令宮人羸而四據與抵
羊及狗交師古曰抵羊牡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妄與其後成光共使越
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
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洽也不獨死建亦頗
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
大夫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
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
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
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奉葛殊
璣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蘇細葛也臣
璣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蘇細葛也臣

隆按壯士不坐
死與前我決不
獨死句相

隆按索得兵器
璽綬節反具應
前遂作兵器等
句

隆按了結成光
等案

至細布也字本作絲音千全反又音于劣反蓋今南
方箭布之屬皆為葛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
遺建也璣謂珠之
不圍者也音機 犀甲翠羽鰐能奇獸數通使往來
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友
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也後復謂
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曰壯士不坐
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
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
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
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
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
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
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弃市六
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

新都侯王莽秉政與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二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師古曰盜賊害很戾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夢幸少

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毋數犯
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

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端心愠遂
為無警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警言府庫壞

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徙置他處
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

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
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

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
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

師古曰共讀曰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
中傷也音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

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
衣師古曰或帛或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

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
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適上書告之及

汗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
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命兩家

宋祁曰當云迎
至除舍

隆按以故二千
石莫敢治結應
上二千石欲奉
漢法以治與二
千欲治二句

隆按所賜諸姬
子與上多內寵
姬子孫有相應

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
專推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推音角會音工外反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
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師
古曰襪俗也字或作幾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幾襪祥總好為吏上
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幾音居衣反
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
微謂巡
察也音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
使謂京
師吏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
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
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推埋攻剽為姦
甚眾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故曰推埋剽劫也推
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類妙反其字從刀武
帝遣使者發更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
上書究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
勇敢自隨贖丹
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
慮公主師古曰
慮音廬求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

都易王寵姬王建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
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
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
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
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
嗣五年薨無子絕一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
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
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
曰今
廣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
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勇殺謁者為刺史
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
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
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
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隆按先叙諸侯
工數見侵削及
權篡諸侯王多
自以侵寇之故
總為下文開案
對起案

隆按多自以侵
寇收應上文大
臣欲稍侵削及
為臣下所侵辱
二句

林希元曰此對
事情激切識亦
諒博佳言美句

登出知貫珠皆
自會中流出不
見金鑿琅王侯
之中乃有此人

茅坤曰中山靖
王坐同姓之痛
不敢訟言之特
嗚咽其辭以相
感諷云

唐順之曰此六
朝之遊觴也
隆按中山王此
對以駢儷之詞
發悲恫之意魏

晉以下之萌芽
也然柳陽微中
書已為之先矣
劉奉世曰煦口
吐沫也

林希元曰衆口
鑠金即上衆煦
漂山等意

唐順之曰此等
文字不直叙其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

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今或無

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反答服

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欷師古曰

欷歔歔也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欷歔重也

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欷歔重也

漸離擊筑易水之士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

荆軻刺秦王賓客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

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

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

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

後高臺既已巖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

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嘆息也師古曰如

音鳥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微夫衆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

聚蟲成雷師古曰蟲古蚊字雷古雷也朋黨執虎十夫

撓推也師古曰撓曲反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

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

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

毀銷骨師古曰解解輕折軸羽翮飛肉載輕物物多

至令車軸折而鳥之所不能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臣聞白日曬光

漢書卷五十三

景十三

〇八

三五

情而特微婉其
詩如詩比興之
類

隆按薛季之親
對肺附言鴻毛
之重對東藩稱
兄言

隆按其以吏所
侵開應前多有
以侵宛何
又按省有司所
奏諸侯事與前
數奏暴其過惡
句相應

隆按詳味中山
王非趙王之言
與趙王之所以
非中山王首而
中山王之為人
具見以故班史
載其詞作斷案

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力支反明月曜夜蟲齋宵

見師古曰宵亦音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味

不見泰山師古曰布亦音然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日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

生言衆多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

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鼯何則所託者然

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

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

日葭蘆也葭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

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筍中白皮

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羣居黨議朋友相

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屏退也

刃反師古曰音斯伯奇所以流離比于所以橫分也伯

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

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于諫紂紂怒殺

而剖其心故詩云我心憂傷如搆假寐永歎唯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

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

被搆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首

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

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

枌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有子百二

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更治事

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于

哀王昌嗣一年薨于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于頃

王輔嗣四年薨于憲王福嗣十七年薨于懷王循嗣

陰接不日其以
繆王子而曰其
以惠王孫者以
所以不力繼之
故以惠王云
茅坤曰按廣川
王之罪狀又
倍下易王非手
竊謂漢高帝制
度疏濶不立宗
藩法故諸王任
停如此
其字當作是字

敬請擊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
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
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
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
荆卿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悲
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
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其
謹師古曰陽成姓更愛之夫與地餘戲得腹中刀師
曰腹古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
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
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
口復絞殺從婢二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

王維楨曰望卿
修成死於該閣
其淫之一言矣

陰接益不愛應
上減我愛

丟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獨可燔
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
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
昭信復讒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
也盡取善繒句諸官人師古曰句音乞也去曰若數惡
望卿不能戒我變師古曰若汝也設聞其淫我烹之
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
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
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
作歌曰昔尊章嫖以忽孟東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
婦呼舅姑為鍾鍾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
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行周流自生惠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
見罪青無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

隆披兩日疑有
姦俱與設聞其
活句相顧
王維相曰昭信
之妬去之暴望
卿之冤至此極
矣
隆披反來畏我
應士虜乃復見
畏我何

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其知其

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其知其
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
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
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杯杓其陰
中音竹角反刺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反來畏我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
師古曰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
之盈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
去數召姬榮慶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
不善疑有私時慶為去刺方領繡服度曰如今小兒
刺作繡瓶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領方領上服
也師古曰去取燒之慶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慶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潰古曰生割

兩股銷鈿灌其口中慶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

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

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昭信欲擅愛

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

無令出敷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
婢之長年也

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籬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

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

弟鬱意衰精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

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

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

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

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止去去

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內史請以為掾師數舍內

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內史請以為掾師數舍內

隆按此後字與上物字相喚應

許應元曰他死人死如字都死死字音戶通用字也酷吏傳何處求子死相東少午場其延壽傳漢遣使一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同則死與尸字通用明矣師古注皆曰死者尸也作兩音讀悲非

隆按議者敘語該括一傳事實班史載之作結案

隆按在赦前應前一赦字

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

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疆劾繫

倡闌入殿門如淳曰疆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

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

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亭煮即取他死人與都

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

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獲得

本始二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太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遠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

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

亭養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

人至下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太

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

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

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奔市立二十一年國除

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

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于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師古曰畫交屋也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

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

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

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于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

鐵
隆按因有過即
二私作兵車錄
大等事

謀皮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鐵矢應劭曰樓車也

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鐵矢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出其所運出其事寄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八即王皇后之妹於上

下有常山王云天子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

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

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

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

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

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

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

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

慶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稅以母無寵故

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

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輒歸舍醫進藥太子

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稅為子師古曰雅素也不分與財物

郎或說太子主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

取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

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

服舍也

漢書卷五十三

太子勃私女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

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駿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振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

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

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

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

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

其封憲王子平二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

水王項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項王也子烈王偃嗣

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

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

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

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

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也

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

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言也事見孫卿子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寡中為

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主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

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擊乎習俗而

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

徐中行曰惟繫於習俗是以驕淫失道推騎淫失道是以至危已發簡略而意錯綜有味乎其言之也

